



生死寻人 之6号档案

旷海忘湖 著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寻找尸体成了他的职业。
当他通过寻找死人赚取高额报酬时，
却发现自己也被拉到了死亡的边缘。

“不，不要给我讲死者的故事。我寻找它只是为了钱……”
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这个故事中，神秘、怪诞、惊悚、悬念、科幻都是噱头，
唯一的主题是：趁现在，爱还来得及！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旷海忘湖 / 著

生死寻人

之
6号档案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6 号档案/旷海忘湖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6

(生死寻人系列)

ISBN 978-7-5396-4917-7

I. ①6… II. ①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1186 号



出版人:朱建

策 划:千喜鹤文化

特约编辑:张秀琴

责任编辑:岑 杰 侯宏妹

装帧设计:柏拉图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010)61723683

开本:710×1010 1/16 印张:18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季 6号档案

- 第一章 特异功能 3
- 第二章 来访的龙凤胎 7
- 第三章 失踪的媳妇 11
- 第四章 公公吃儿媳 16
- 第五章 梦里仙人跳 20
- 第六章 迅速破劫案 24
- 第七章 冒险签约 27
- 第八章 一路向西 30
- 第九章 进入戈壁 33
- 第十章 死而复生 37
- 第十一章 寻找山洞 40
- 第十二章 摔进黑洞 44
- 第十三章 死——胖子 48
- 第十四章 地下死城 52
- 第十五章 走进302 55
- 第十六章 复活的死人 59
- 第十七章 赤裸小镇 62
- 第十八章 6号档案 65
- 第十九章 长生不老 69
- 第二十章 古老的石碑 73

第二十一章 衰老致死	76
第二十二章 黑石	79
第二十三章 移物千里	82
第二十四章 痛苦体验	86
第二十五章 望家	89
第二十六章 抱恨终天	92
第二十七章 想念美华	96
第二十八章 混沌中苏醒	100

第二季 冤案

第一章 噩梦缠身	107
第二章 尸体五具半	110
第三章 棺材里睡觉	114
第四章 文身女	118
第五章 砸死高帅富	121
第六章 良心不安	125
第七章 杀人欲望	128
第八章 讯号！讯号！	131
第九章 我是好男人	135
第十章 找到催化剂	138
第十一章 遭人陷害	141
第十二章 警察的推测	145
第十三章 被劫成逃犯	149
第十四章 亡命天涯	153
第十五章 寻找古墓	161
第十六章 再遇劫匪	164
第十七章 盗墓贼	168
第十八章 自相残杀	172

第十九章	交易	176
第二十章	天国宝藏	180
第二十一章	公主的讯号	184
第二十二章	出海寻“人”	188
第二十三章	马尾滩号	192
第二十四章	洞中惊魂	196
第二十五章	宝船！宝船！	200
第二十六章	天王宝冠	204
第二十七章	迷幻状态	209
第二十八章	美人褪衫	213
第二十九章	温柔乡	217
第三十章	杀戮大战	222
第三十一章	炸掉王冠	227
第三十二章	怨气滔天	232
第三十三章	聚魂石	237
第三十四章	准备返家	241
第三十五章	拾金不昧	245
第三十六章	我的救赎	250
第三十七章	互毆	254
第三十八章	真相大白	259
第三十九章	悲惨的人性	264
第四十章	禽兽	268
第四十一章	协助缉凶	272
第四十二章	公主的心意	277

第一季

6 号档案

第一章

特异功能

夜已深，空中飘着雾气似的小雨，看不见，却透入衣衫，冷到骨髓。

当小女孩的尸体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她的双手还被绳子紧紧捆着，脖子上一道深深的勒痕，舌头吐在嘴外，双眸中依然透着带血的恐惧。女孩的下体赤裸，一道道创口让人不忍想象她生前遭受了什么。

在场的人无不恨得咬牙切齿，不过是个刚满十岁的孩子，凶手简直丧尽天良，毫无人性。

警察在匆忙而有序地布置警戒线，警笛尖厉地呼啸着，让人的心乱作一团。

这时，雨开始有些急了，我只想快些离开，便压低雨伞走到死者家属面前。女孩的母亲早已被救护车拉走，父亲则仰面躺在泥地上，双眼直勾勾地望着阴霾的天空，麻木得一动不动。

我不好意思去找他要钱，只好拿出合同向女孩的舅舅走去。女孩的舅舅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此刻正无助地蹲在地上，一脸木然。

“您看……”我冲手里的合同指了指，“我的……”

“哦，”女孩的舅舅赶紧去掏口袋，他的动作急速且慌乱，掏了好一会儿才将一张银行卡递到我的手中。

“密码是六个六……不管怎么样，我代表梦梦的家人谢谢您了！”

我伸手拿过卡，那句“不管怎么样”显然是对我的能力还有怀疑，但我不在意，每个人第一次见我做这种事情都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尽管我帮了他们，但他们却依然只当我是个混吃混喝的神棍。

我把手里的布娃娃还给女孩的舅舅。这个布娃娃是女孩的生前最爱，我就是靠着它找到女孩尸体的。

女孩的舅舅在接过布娃娃的一刹那哭了，号啕大哭：“梦梦啊，我的好孩子……”

我愣了一下，说了句“节哀”就退了出来。

不可否认，女孩死得很惨，我也为她感到惋惜，但不知为什么，在我内心深处却是那么的不以为然，似乎所有人的生死都与我毫无关系。我这是怎么了？是我的心本就麻木，还是这几年我见过的泯灭人性的事太多了？

三年前，一位老教授杀死妻子后把尸体做成了标本挂在衣橱里；一位幼儿园女教师，在四个月内有预谋地杀害了五名幼童，其中一名竟然还是她的亲生儿子；还有一个包工头杀死一名被他鸡奸的童工后，将尸体抛进混凝土镶在了大楼的水泥柱里。要不是我帮助警方破了案，恐怕他们一辈子也抓不到凶手。

我不是刑侦专家，也不是业余侦探，我甚至连警察都不是。其实，我只是个——卖鞋的。

我叫周自强。在我十五岁那年，一次偶然的事件让我发现自己竟然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本领。

那时，我还只是个小学徒，跟着一位老鞋匠学做鞋。我们一起有师兄弟六个，我是最小的。

有一天，我们的大师哥忽然不见了，一连两天都不见踪影，师傅找了许多地方也没找到，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平时只有大师哥对我好，他不在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孤单。那天傍晚，我实在是太想他，便抱着被子爬到了他的床上。

就在我平躺到大师哥的枕头上那一瞬间，忽然有股类似电波的东西钻进了我的脑袋，那东西像某种信号，在我的脑子里乱窜。虽然不痛不痒的，但我还是害怕得坐了起来，当我的脑袋一离开枕头，那种信号一下子就减弱了许多。

其实在这之前，我也经常能够感应到类似的信号，只不过没有这次强烈罢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隐约觉得那种信号预示着什么，会不会和大师哥有关呢？

我当时非常害怕，但想着是不是能够找到大师哥，最终还是把那枕头抱在了怀里。接着，那神秘诡异的信号立刻就传进了我的脑袋。

我抑制住自己的恐惧，开始慢慢感受那个信号，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些端倪，这信号好似某种坐标，它的空间感非常清晰，就像雷达那样在指示着某个方向。

我试着朝那个指示的方向走去，结果信号变得越来越强，而当我朝相反方向走时，它则忽地就减弱了许多。

我非常激动，几乎是无意识地就朝着那个信号方向寻了去，甚至连鞋子都没有穿好。

那时天已经黑了，我走出鞋店，穿过好几条街道，当前方遇到障碍物的时候，我就拐几个弯然后再绕到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我紧紧抱住大师哥的枕头，不知道这信号到底要把我引到哪里，心里不觉升起强烈的好奇感。

那信号一直带我出了城，来到城西的一条小河边。前几天刚下过大雨，河边都是烂泥，非常难走，我的鞋也走丢了，身上沾满了臭泥，可我却像着了魔一样什么也不顾，因为那信号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几乎占满了我整个脑壳，冲击着每个细胞，让我无法停下。

河边有许多被大雨冲倒的柳树，那信号就来自于其中一棵。当我最终趟到那棵树跟前的时候，大师哥的尸体赫然就压在那里。

他全身赤裸，身体已经被水泡得变了形，肿胀得面目全非，我几乎快认不出是他，空气中也散发着阵阵恶臭。

那一刻我完全吓傻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就那样站了很久后我才意识到大师哥死了——大师哥死了！

不知待了多久，我才如梦方醒般慌乱地跑回鞋店，蒙上被子大哭了一场，身上的臭泥把被褥全都弄脏了，后来还被师傅责骂了一顿。

而大师哥已死的事我跟谁也没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害怕得过了头，也许是怕牵连到自己。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才有人找到他的尸体。法医证实他是被水淹死的，可能是下雨的时候他去河边打水不小心跌进了河里。

那次以后，我就确定了我能够通过接触死者遗物来找到死者的事实。那时我还小，还没有意识到我的这种能力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十八岁那年，当我离开鞋店独自谋生时，才发现现实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无依无靠的我要在这个世界生存有多么艰辛。我在一家鞋厂给人打工，受尽盘剥，最后挣下的钱仅能维持自己的吃喝而已，稍有拖欠，就得准备好饿肚子。

有一次，我生了一场大病，结果看病花光了我全部积蓄，最后还欠下了好几个月的房租，房主几次上门催租，我只能躲在卫生间里装作不在家。那时候，我感觉非常无助，万念俱灰，甚至想到过自杀。

然而，就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偶然看到了报纸上登出的一则寻人启事，我预感到——我翻身的机会来了。

王云是我们那里有名的糖果大亨，身价千万。然而这个赫赫有名的大富翁却离奇地失踪了，警局几乎出动了全城的警察也没有找到他的下落。

有人说，王云惹到了黑帮，被人绑架撕票了；也有人说，王云犯了事，携带巨款潜逃了。到最后，王云的太太不得不悬赏寻找，能给她提供线索的人，都能得到赏金，最高奖励一万元。

看到这个消息，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第一时间就找到了王云的太太。一开始我心里也没底，毕竟许多年没有用过自己的特殊能力，但事实却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得多。我仅靠着王云生前用过的一个打火机，就在 50 公里以外另一个城市的一所

住宅楼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经调查发现，王云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而亡的，那所房子属于他在该市的一个小蜜。王云病发时，两人正在翻云覆雨，当小蜜发现王云已经死亡时，吓得手足无措，怕自己受到牵连，便坐火车逃回了老家。由于两人事先高度的保密性，致使无人能够找到王云。

真相大白后，王云的太太非常高兴，因为王云没有立过遗嘱，她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丈夫的所有家产。当时，这位心花怒放的阔太太随手就给了我2万块。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钱，愣了许久连激动都忘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两万只不过是人家的小费而已，第二天，阔太太又派人给我送来了一万元赏金。

这时，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的特异功能威力如此巨大。

第二章

来访的龙凤胎

经此一事，王云的太太又把我介绍给了好几个人，致使后来找我寻“人”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长期的锻炼，我找“人”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如今，只要是碰一碰死者的遗物，就基本上能够估算出尸体的大概位置，无论多远都没有问题，而且不单是人的尸体，动物的尸体也能够轻松找到。

同时，我的业务能力也越来越成熟。毕竟这是在找死人，死人找到后失主难免情绪低落，常常会有纷争。最直接的就是有许多人在找到尸体后都会将我定为杀人犯，认为我杀了他们的亲人。还有的失主在找到死者后会赖账，我最痛恨的就是这种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信任我，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装装样子，根本就不想找到自己的亲人。

为了避免这些纷争，我为自己打造了一份专业合同。在每次寻找尸体之前，都要让对方签下合同，这样待到完活之后，他们一般都会乖乖付账了。

短短几年，我凭借着自己的超能力赚下了一笔不菲的收入。我使用这些钱盘下了一家鞋店，专门卖老人鞋。一来是因为自己做了这么多年鞋匠，难以割舍；二来也为自己多了一笔进项，毕竟像找死人这种事并不是每天都有发生的。

像这次寻找小女孩梦梦的活儿，在这之前我几乎有三个月没有开过张。小女孩几天前被人绑架勒索，他父亲怕孩子出事没有报警，结果送给绑匪三十万后，对方还是残忍地撕了票，最后只能靠我来帮他们找到女孩的尸体。

雨越下越大，我环顾了一下四周，这里离市区非常远，步行回去根本不可能。其实按照合同上的约定，死者家属应该把我送回去才对，但人家已经惨到这种地步，我也不好意思再要求什么了。

我正在雨中四处张望，一辆帕萨特警车停在了我的面前，后座的车门随即打开。

“上车吧，周老板！”

我低头一看，原来是刑警大队的张队长。

张队长是我业务最多的雇主之一，我帮他找过不少尸体。记得第一次给警察服

务，当找到尸体后，张队长在第一时间就给我戴上了手铐，要不是我有不在场证明，恐怕他真会把我抓起来审问。

不过这家伙倒是个好人，不但从不拖欠我的劳务费，而且不吃回扣。其他的中间人都有百分之十提成的。

我收起雨伞上了车。开动起来后，车上的几个警察还在议论着这件绑架案。

“我真恨不得活剐了那个浑蛋！”

“要是让我逮到他，先朝他裤裆开几枪！”

“唉！”张队长一声叹息，“如果受害家属提前报警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即使保不住孩子，最起码能够捉到凶手！”

“是呀！”我也叹息，“不过，那样我就没钱赚了！”

警车内一下子安静下来，前边两个年轻的同志用近乎杀人的眼光注视着我，显然我的玩笑不合时宜。

“呵呵！”张队长却毫不在意地打破僵局，冲我说，“我的心情总是很矛盾，有时候我真的不希望见到周老板你赚钱，你一赚钱就得有人死！”

“张队长此言差矣，”我当即反驳，“就算没有我，每天也依然会有那么多人死。让我赚点钱，既增加了我的收入，又可以帮助到死者家属，何乐而不为呢？再说我赚的钱也是劳动所得，光明正大，比起那些贪官污吏要干净多了。没有我赚钱，你们怎么能这么快就找到死者？这对你们破案也有好处吧？”

我的话再次引起了他们的不满，两个小警察气得涨红了脸，只是强忍着一句话都没说。

张队长依然没有恼火，他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不管怎么说，少死一个人终究是好的，有时候，我真希望你能找到的——不只是尸体！”

车子进入市区后，我叫他们直接停在了银行门口，我需要把刚赚来的钱存到我的账户上，我总觉得钱到了自己的卡上才真正是自己的。

刚下车，我就听到那两个小警察按捺不住的声音：“这是什么人啊？”

“就是……”

哼，我在心里冷笑，这些小警察终究是自以为是。这些年下来，我在他们那里至少赚了二十多万，如果他们真有本事的话，何必花大价钱来找我呢？

将两万块钱转存到了自己的卡上，我才安心回到了家。

我的家就在我鞋店的楼上，是一所三居室的房子，前年我把它买下来时几乎用光了积蓄，而如今我的卡上又有二十九万了。我反复摸着那张卡，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满足感。听说鞋店的房东年事已高也无子嗣，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它买下来，到时候我的生意就稳赚不赔了。

现在的时间是半夜十一点多，尽管很疲劳，但我还是雷打不动地先洗澡、洗衣

服，然后打扫房间。我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一切都干干净净，井然有序，不允许房间有一点脏乱。我的钥匙、手机、钱包都规整地放在鞋架的盒子上，连扫帚、簸箕之类的都不会歪斜半分，就算手伸到马桶后面也不会摸到一丝灰尘。

我记不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干净了，或许是因为接触的死人太多造成的。因为这个原因，到现在我还是单身一人，在我处过的对象中，没有一个能让我满意的。

就在我往皮鞋里喷除味剂的时候，门铃突然响起。

奇怪的是，就在门铃响的一刹那，我正好打了一个喷嚏，现在想起来恐怕真是早有征兆，只怪我当时没有意识到。

深更半夜，门铃响得非常突兀。

透过门镜，我见到一男一女站在我的门前，他们都很年轻，女子容貌秀丽端庄，男子由于在后侧看不清楚。

我打开门，但门链依然紧锁，因为我见过太多的抢劫凶杀，防范意识还是非常强的。

“您好，是周自强先生吗？”女人开口居然是港台腔。她穿一件蓝呢子上衣和棕色格子长裤，线条简洁但气质高雅。

我点了点头，不明白这俩人为何深夜而来。一般来讲，来和我谈业务的都有中间人，很少有直接找上门的。

“非常抱歉这么晚来打扰您，其实我们已经等您一天了，现在看您家里亮了灯这才上来的。”女人非常客气。见我沒有说话，她继续说道，“是这样的，我们想请您帮忙找一个‘人’！”

原来真是谈业务的，尽管三个月来只做了小女孩这一单买卖，但对这种深夜来打扰的人，心里多少还是抵触的。

“你们是谁介绍来的？”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不想惹麻烦。在这之前，偶尔会有什么科学家或扛着摄像机的记者来找我采访，但都被我拒之门外了，我非常反感他们，在他们看来好像我是某种怪物似的，有工夫答理他们还不如实实在在地去赚点钱。我怀疑眼前这两人也是记者假扮的，用谈业务来做幌子。

“我们也是听人说的，我们完全相信您的能力，无论如何请您帮帮忙。”女人恳求。

“天太晚了，你们明天再来吧！”我不客气地关上了房门。我不太相信这两人是来谈业务的，既然他们能打听到我的住址，就一定能打听到我的电话，那为什么不早打个电话来预约一下，非要在这大半夜的亲自登门呢？恐怕他们多半不怀好意。

“周先生，周先生！”女人显然没有料到我的警觉性这么高，言语中也有些着急，“我们姐弟俩是从台湾过来的，我们在大陆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只想完成家父的心

愿，请您相信我们，我们没有恶意的！”

她轻拍了两下门，又道：“您要是不放心的话，我们就站在门外跟您谈。如果您真能帮到我们，我们愿意付双倍的酬金……”

听到酬金，我再次将门打开，仔细打量这一女一男。这俩人都很年轻，衣着考究，而且模样也非常相似，就像是一对龙凤胎。

那男的比女人高出一头，我的目光很快就定格到他那款深蓝色的风衣上，这款风衣我见过，是阿玛尼今年新推出的一款秋冬季服装，标价两万八千八百。别看我是开老人鞋店的，但对时尚的东西我可是非常在行。

外面下着大雨，再看这二位皮鞋锃亮，身上一点雨水痕迹都没有，那必定是坐车来的。

呵，难道真遇上了大款？我心里嘀咕，这俩人要真是富豪，那我倒要仔细对待了，没准真能狠捞一笔。

见我开门，女人松了口气，她急忙从兜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紫色盒子：“麻烦您给看一看，这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唯一东西，这些年除了我父母还有我们姐弟外没人动过。”

我没有去接盒子，而是回屋拿出一份合同给他们。这是我的规矩，在开始“寻人”之前必须先谈好价钱、签好合同。

女人拿过合同连看都没看：“您就开个价吧，我们听您的！”

听我的？那更好！一般来讲，一单活儿我收两万，这俩人来自台湾，肯定要出远门，没个五六天恐怕不行，那我就收两万五，再加上她说愿意付双倍价钱……

我暗咬着牙根冲他们伸出了五个手指头，其实当时心里很打鼓，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如此狮子大开口过。我是这样想的，如果她皱眉的话，我就立即降到四万，然后说不能再低了……不过想一想，其实三万也挺划算的，毕竟这么久都没怎么开过张……

女人见我伸出五根手指，很痛快地就点了点头：“好！五十万绝对没有问题！”

第三章

失踪的媳妇

女人利索地签完合同时，我还是有些缓不过神来。曾几何时五十万对我来说简直与天文数字比肩。如果这单买卖做成了，我就有足够的钱来买下鞋店，那时候每年可以省下五六万的房租，或许我也可以再开个时装店之类的……

“周先生，周先生……”

女人的呼唤让我回过神来。我急忙接过合同粗略地确认了一下那5字后面的五个零，然后迫不及待地接过她手中的盒子。

盒子是木制的，上面嵌着熠熠发光的晶石，十分精致。我打开盒子，一颗白色的五角星勋章映入我的眼帘。五角星正中的圆盘上刻着一个建筑物，建筑物上方是一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这东西一看就有不少年头，两边磨损得严重，颜色也几乎褪去大半。

我将勋章攥在手心，很快就感应到了一个不算强烈也不算微弱的讯号，依照经验判断，目标应该在一千五百公里之内，找到它完全没有问题。我心里甚是惊喜，呵呵，没想到五十万这么容易就要到手了。

“如果您感应到一条来自南方的讯息，那应该是我父亲的！”女人说，“家父于年初病逝，他临终前嘱咐我们姐弟一定要把祖父的遗骸找寻回来。”

女人的话好比冷水浇头，一来我感应到的那个讯号的确来自南方；二来我的“寻人”能力尽管在空间上没有限制，但是在时间上却是非常有限的。

一般来说新死的人信号最强最为好找，即使是在几万公里外的其他国家我也有信心可以找到，但已经死了很久的人就说不定了。到目前为止，我也只能找到死了两年左右的人，再长就完全感应不到。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我的超能力在时间上也有限制的话，那我可就真的发达了，什么历史遗宝、古墓宝藏还不是信手拈来？

“周先生，麻烦您再仔细感应感应，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讯息，我们家的祖籍在陕西，您看看西方是否有异样呢？”女人十分期待。

我把勋章攥得更紧，闭上眼睛仔细感应，可除了那条朝向南方的讯号，真的再